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 产业结构升级关联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林 勇 杨刚强

摘 要: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城镇化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 且对城镇影响更大, 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阻碍城镇化建设; 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且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的影响更大; 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影响不显著。并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短期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显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影响显著, 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向影响作用。

关键词: 消费结构升级 城镇化 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 F126.1; F291.3; F1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11-0059-10
DOI:10.16110/j.cnki.issn2095-3151.2019.11.006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从 1978 年的 3678.7 亿元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827122 亿元,^① 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均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进入新常态后, 扩大内需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要扩大内需则需要优化居民消费结构, 提高居民消费层次。1978 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水平是 405 元, 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水平是 138 元, 而到 2017 年分别达到了 24445 元、10955 元, 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 11.1%、11.9%, 消费水平提升较快; 消费水平提高导致消费结构升级。1978 年, 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非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是 42.5%、32.3%, 2017 年分别上升到了 71.4%、68.8%。随着时间的变化,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非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即消费结构升级, 说明城乡居民随着时间的变动都在从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快速的的增长, 1978~2017 年, 城镇人口从 17245 万人增加到了 81345 万人, 城镇化率从 17.9% 提高到了 58.5%, 增大了 3.3 倍, 且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城镇化建设成果明显, 城镇化率逐年上升。城镇化的推进带动劳动力的转移, 进一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 促使产业结构升级。而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 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提高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第一产业占比由 1978 年的 22.7% 下降到了 2017 年的 7.9%, 第二产业占比波动较

^① 文中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

小、近年来有微弱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占比逐年提高，从 1978 年的 24.6% 提高到 2017 年的 51.6%。

本文将通过对城乡消费结构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它们之间是如何影响的，以及影响程度如何，从而提出合理的建议，以缩小城乡消费差异、推动城镇化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文献综述

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首先，基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镇化建设的视角。蒋南平等（201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城镇化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其中，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作用小于城镇居民。Ha（2012）研究得出我国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消费率影响显著，同时对消费结构也影响显著。付波航等（2013）指出为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以达到对居民消费能力的改变、消费习惯的改善、消费领域扩大的目的。肖忠意（2015）在讨论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产生的正向影响中，通过对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分解发现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作用程度各异。柯忠义（2017）指出城镇化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具有收入结构的平滑转换特征，通过影响收入结构间接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

其次，基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Kalecki（1972）指出消费结构的变化能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赵晷湘（2011）提出扩大消费需求，促进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最终形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好互动关系。刘宛晨和胡永翔（2015）通过 PVAR 模型实证得出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区域性差异关系，对东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则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吴瑾（2017）在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得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诱导作用，而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作用显著。王青和张广柱（2017）采用 SDA 结构分解技术得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通过影响不同产业层次来改变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也存在关系。Kolko（2010）指出城镇化加快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宋丽敏（2017）通过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得出人口城镇化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土地城镇化则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影响；人口城镇化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也正向促进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其产生溢出作用，而且溢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促进效应。李春生和王亚星（2018）分析得出城镇化主要通过扩大需求结构、改善供给结构等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且狭义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比广义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受城镇化影响更大。

综上可知，现有文献都是通过理论或实证对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展开分析的，或者是基于地区层面对三者关系进行讨论的，或者只是针对它们中的两个因素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从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来研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

二、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一) 变量选取及说明

1.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划分为八大类,如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等,用各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表示城乡居民各自的消费结构情况。其中居民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恩格尔系数,本文以居民非食品消费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指标,即用 1 减去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表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指标 (CC),而用 1 减去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表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指标 (RC),当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越小时,即对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指标越大,则居民消费结构达到升级。

2. 城镇化。这里指人口的城镇化,与大部分学者采用的衡量指标一致,通过计算我国城镇居住人口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镇化的程度,即为城镇化率 (URB)。

3.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为反映产业结构层次高低,采用徐德云 (2008) 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设计获得,以 IS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计算公式为:

$$IS = \sum_{i=1}^3 I_i \times i = I_1 \times 1 + I_2 \times 2 + I_3 \times 3 \quad (1)$$

其中, I_i 为总产值中第 i 产业的产值所占的比重,由于 I_i 在 (0, 1), 因此 IS 的取值范围为 1~3, 且 IS 等于或越接近于 1, 则表示着该国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相反, 如果 IS 越接近于 3, 则表示该国产业结构层次就越高。

(二) 数据来源

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且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根据式 (1) 计算得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分类的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选择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及产业结构升级各对应的变量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 $\log CC$ 、 $\log RC$ 、 $\log URB$ 、 $\log IS$ 。

(三) 模型构建

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来分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由内生变量建立的模型,如式 (2) 所示:

$$y_t = c + \sum_{i=1}^q A_i y_{t-i} + \varepsilon_t \quad (t = 1, 2, 3, \dots, T) \quad (2)$$

其中, $y_t = (\log CC_t, \log RC_t, \log URB_t, \log IS_t)^T$, c 是常数, A_i 为参数估计系数矩阵, q 为自回归滞后阶数, ε_t 为随机扰动向量。

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来检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该模型把方程中的内生变量记为被解释变量,用其他变量和变量自身的滞后项来回归,以估计变量之间的内生关系。

三、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的基本思想是: (1) 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2) 利用信息准则

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建立协整检验模型；(3) 进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4) 模拟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图；(5) 进行方差分解分析。

(一)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根据时间序列中常用的 ADF 来检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等指标及它们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由表 1 可以看出，上述各变量对应的原序列变量都是不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是平稳序列，所以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记作 $\log CC \sim I(1)$ ， $\log RC \sim I(1)$ ， $\log URB \sim I(1)$ ， $\log IS \sim I(1)$ 。为了排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结构突变造成的影响，又对序列变量进行了 breakpoint 单位根检验（见表 2），检验得出一阶差分后各时间序列变量在 Dickey-Fuller min-t、Intercept break max-t 断点模式下不存在单位根。

表 1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检验值	检验形式 (C, T, K)	检验临界值 (5%)	P 值	结论
$\log CC$	-2.264782	(C, T, 0)	-3.529758	0.4423	不平稳
$\Delta \log CC$	-5.409079	(C, 0, 0)	-2.941145	0.0001	平稳
$\log RC$	-2.495813	(C, T, 0)	-3.529758	0.3284	不平稳
$\Delta \log RC$	-5.989783	(C, 0, 0)	-2.941145	0.0000	平稳
$\log IS$	-2.541250	(C, T, 0)	-3.529758	0.3079	不平稳
$\Delta \log IS$	-5.992451	(C, 0, 0)	-2.941145	0.0000	平稳
$\log URB$	-0.694306	(C, 0, 1)	-2.941145	0.8362	不平稳
$\Delta \log URB$	-11.83140	(0, 0, 0)	-1.950117	0.0000	平稳

注：C 表示截距项，T 表示趋势项，K 表示滞后阶数。

表 2 各变量的断点单位根检验

变量	断点选择模式	原假设	T 统计量	概率
$\Delta \log CC$	Dickey-Fuller min-t	存在单位根	-6.621713	<0.01 ***
$\Delta \log CC$	Intercept break max-t	存在单位根	-5.565606	<0.01 ***
$\Delta \log RC$	Dickey-Fuller min-t	存在单位根	-7.603180	<0.01 ***
$\Delta \log RC$	Intercept break max-t	存在单位根	-4.745273	<0.01 ***
$\Delta \log IS$	Dickey-Fuller min-t	存在单位根	-7.475169	<0.01 ***
$\Delta \log IS$	Intercept break max-t	存在单位根	-5.966533	<0.01 ***
$\Delta \log URB$	Dickey-Fuller min-t	存在单位根	-4.647583	0.0286 **
$\Delta \log URB$	Intercept break max-t	存在单位根	-4.572413	0.0175 **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二)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前先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向量组合系统的最优

滞后期进行测算。根据 LogL、LR、AIC、SC 和 HQ 等信息准则，得出城乡消费结构升级与其他两变量关系的最优滞后期是 2 期，即 VAR (2)，且它们根的倒数都落在单位圆中，即模型稳定。所以此时选择上述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做协整检验、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以检验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做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究短期波动。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差异巨大，借鉴查道中和吉文惠 (2011)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中，采用 Engle-Granger 两步法来进行 logCC 与 logURB、logIS，logRC 与 logURB、logIS 之间的 OLS 回归。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做平稳性检验，确定相关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得出两个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分别在 5% 的检验水平上显著，即平稳，因此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检验方程如式 (3)、式 (4) 所示，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log CC = -1.254754 + 0.245363 \log URB + 1.164419 \log IS + \varepsilon_t \quad (3)$$

(0.581498) (0.126888) (0.572989)

$$\log RC = 1.582929 + 0.876708 \log URB - 1.729693 \log IS + \varepsilon_t \quad (4)$$

(0.565358) (0.123366) (0.557085)

由式 (3)、式 (4) 可以看出，城镇化对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均有正向的协整关系，变量系数得出城镇化每变动 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向变动 0.245363%，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向变动 0.876708%，说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比城镇的影响更大。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正向关系，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反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每变动 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向变动 1.164419%，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反向变动 1.729693%，所以长期看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降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层次。

(三)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协整检验分析可以得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分别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它们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无法得知，所以本文基于 VECM 模型来检验短期内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格兰杰因果关系中，令原假设为 H_0 ：变量 ΔX 不能格兰杰引起变量 ΔY ；备择假设 H_1 ：变量 ΔX 能格兰杰引起变量 ΔY 。以常用的 5% 的置信区间临界值来检验，并判断 P 值是否小于 0.05，如果小于 0.05，则拒绝 H_0 ，接受 H_1 ，即基于 VECM 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中两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反之，则接受 H_0 ，拒绝 H_1 ，两变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 VECM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变量	Excluded	Chi-sq	Prob
$\Delta \log CC$	$\Delta \log RC$	1.167209	0.5579
	$\Delta \log URB$	4.476018	0.1067
	$\Delta \log IS$	9.369921 ***	0.0092

续表

变量	Excluded	Chi-sq	Prob
$\Delta\log RC$	$\Delta\log CC$	0.030131	0.9850
	$\Delta\log URB$	0.704365	0.7032
	$\Delta\log IS$	0.754955	0.6856
$\Delta\log URB$	$\Delta\log CC$	10.19779***	0.0061
	$\Delta\log RC$	25.91572***	0.0000
	$\Delta\log IS$	8.121964**	0.0172
$\Delta\log IS$	$\Delta\log CC$	7.5661**	0.0228
	$\Delta\log RC$	2.253242	0.3241
	$\Delta\log URB$	7.540570**	0.023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置信水平上显著。

由表 3 可知，城镇化不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且城镇化也不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在短期内城镇化不能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即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而它不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短期内会产生影响，不会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影响，说明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可以得出，短期内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不会产生影响，城镇化短期内也不会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只有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影响。表 3 还告诉我们，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短期内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在短期内会产生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短期内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短期内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短期内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调节作用，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互为格兰杰原因，说明短期内城镇化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也产生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短期内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一个标准差新息大小的冲击对 VAR 模型中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文中通过 VAR (2) 模型检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脉冲响应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函数。依据 Pesaran 和 Shin (1998)，构建不依赖 VAR 模型中变量次序且稳定性更强的广义脉冲函数。根据 VAR (2) 模型，分别给 $\log CC$ 、 $\log RC$ 、 $\log URB$ 、 $\log IS$ 一个广义脉冲，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各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如图 1 所示。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为年；纵轴表示各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曲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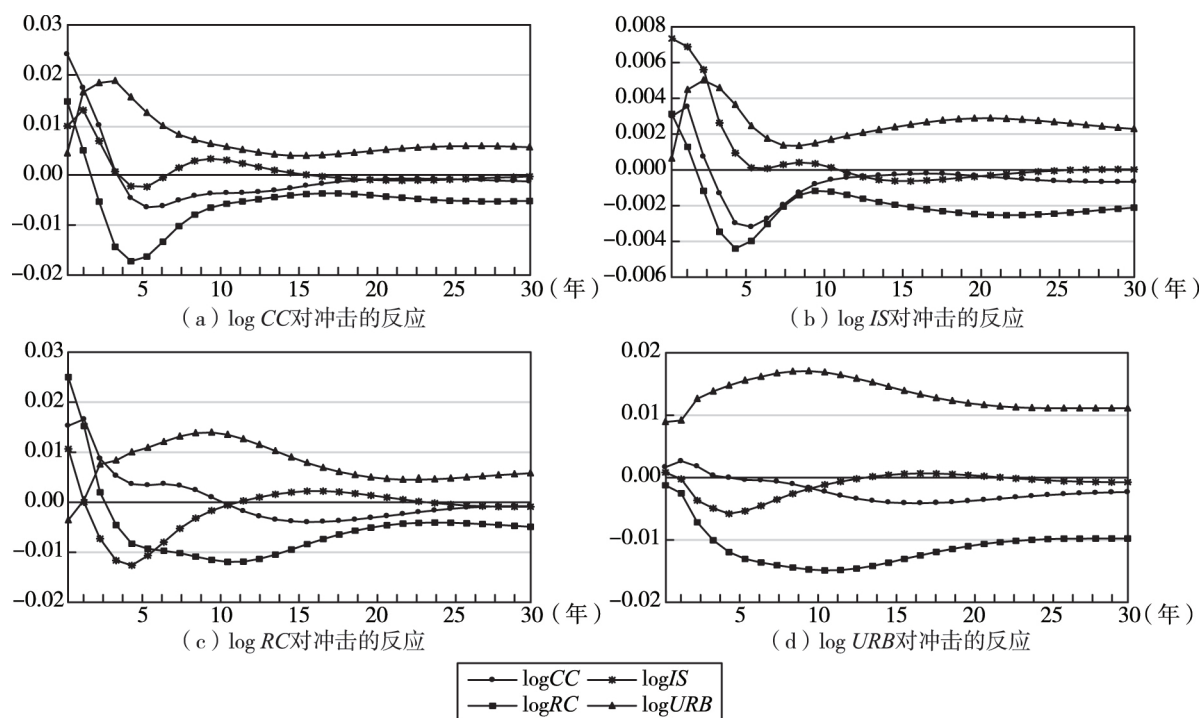


图1 各个变量对其他变量的脉冲响应

由图1 (a) 可以看出 $\log CC$ 对 $\log URB$ 的响应起初就产生强烈影响, 第1年为正向结果, 在第4年达到最大, 之后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而渐渐变弱, 第14年后达到最小, 随后基本稳定, 但是始终产生正的反应, 这表明从长期来看, 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显著正向效应。 $\log CC$ 对 $\log IS$ 的响应, 在第1年也为正, 第2年达到最大, 之后下降直到第5年变为负值, 第7年又回归正向响应, 在第15年之后基本稳定, 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将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即非食品消费结构在逐渐增大, 人们逐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居民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

由图1 (c) 可知, $\log RC$ 对 $\log URB$ 的响应刚开始为负, 第1年之后逐渐增加, 在第10年达到最大, 之后慢慢变弱, 逐渐稳定, 也是正的响应, 这表明从长期来看, 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同样, 可以看出 $\log RC$ 对 $\log IS$ 的脉冲响应, 在第1年为正, 一直减小, 第5年为负达到最小, 之后慢慢增强变为稳定, 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整体来说有减弱影响。

图1 (b) 可以看出 $\log IS$ 对 $\log CC$ 第1年产生正的响应, 其中对 $\log CC$ 产生的响应第2年达到最大, 之后逐渐变小, 直到第6年达到最小且为负值, 然后逐渐增大, 直到12年后达到稳定; 而 $\log IS$ 对 $\log RC$ 也是第1年产生正的响应, 然后逐渐变小, 第5年达到最小, 然后又慢慢增大, 始终小于0, 接着逐渐稳定, 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趋势大致一样。这说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较弱诱导作用, 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没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反而使得产业结构升级测度变小。此外, 还可以看出 $\log IS$ 对 $\log URB$ 是正的影响, 达到稳定后也显著为正, 即城镇化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后, 从图1 (d) 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将对城镇化发展整体趋势有负向影响, 长期来看阻碍城镇化建设。

(五) 方差分解分析

使用方差分解来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重要程度。方差分解是把 VAR 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照其成因分解为各随机扰动项的冲击，从而来检验其中任意一个内生变量对其他内生变量及其滞后项的影响程度，进一步探讨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本文将方差分解的滞后期设置为 10 年，内生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如图 2 所示。由图 2 (a) 和图 2 (b) 可知，logURB 的冲击对 logCC、logRC 有较大影响，且 logIS 的冲击对 logCC、logRC 也产生较大影响。其中 logURB 对 logCC、logRC 在第 10 期分别达到 23.6%、10.7%，logURB 的冲击经过长期将体现得更加明显，而 logIS 对 logCC、logRC 的冲击在第 10 期分别达到 6.7%、20.9%，因此可以看出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比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大，产业结构升级却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大。这都与脉冲响应图的分析一致。由图 2 (d) 可看出，logURB 的冲击对 logIS 的影响长期增加，占比越来越大。而由图 2 (c) 可知，logIS 的冲击对 logURB 的影响先上升后下降，总体来说冲击程度较弱且保持相对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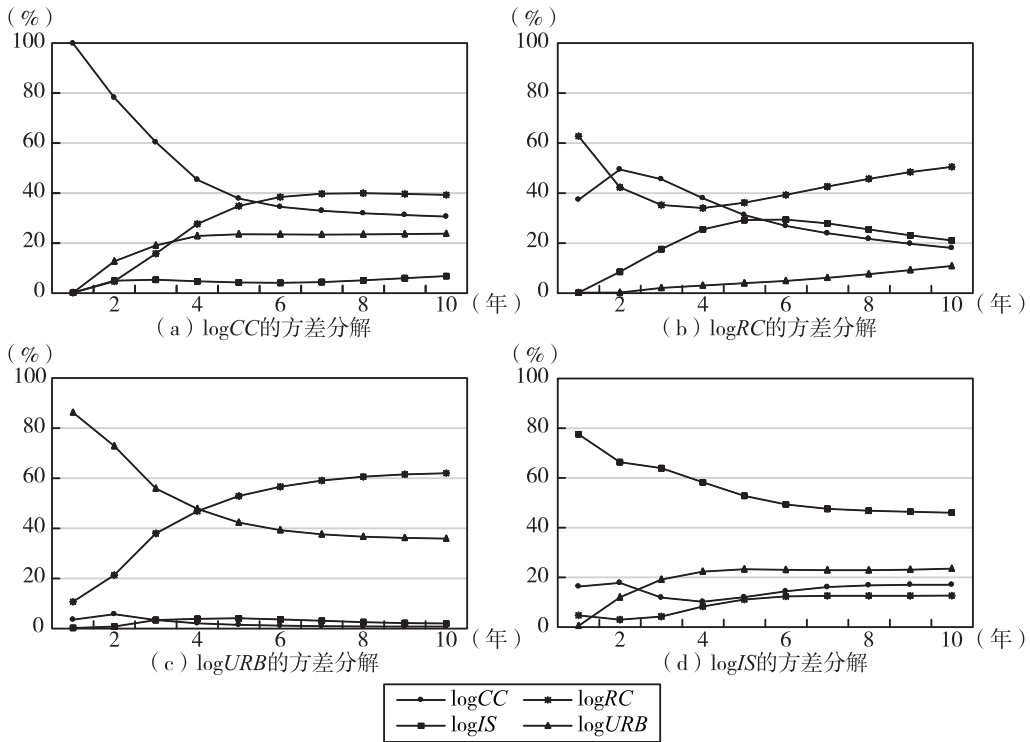


图 2 各个变量的方差分解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城镇化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指标上升，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而阻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有较弱影响，且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导致产业结构层次下降；城镇化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城镇化指标下降，即阻碍城镇化的建设。总体来看，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更大，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

更大。此外,采用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短期内城镇化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其中短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显著;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均短期内对城镇化产生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也产生影响。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将会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针对以上结论,基于消费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首先,政府应放松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限制政策,降低农民获得城市户口的难度。其次,政府要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项目,使其适应就业市场需求。这样间接增加了第三产业劳动力,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也会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第二,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升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创新性发展。同时,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提高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而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其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导致的城乡消费差异明显,因此,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增加农村居民的就业率,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改进,来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三,提升居民消费层次,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一方面,通过改变城乡居民受传统节日影响,主要集中在各个节日大量消费,平时消费较低的现象,鼓励居民均衡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鼓励城乡居民对教育、娱乐及健康等消费的大力投入。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供动力,最终达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查道中、吉文惠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关联研究——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载于《经济问题》2011 年第 7 期。

[2] 付波航、方齐云、宋德勇 《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载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 年第 11 期。

[3] 蒋南平、王向南、朱琛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启动——基于地级城市分城乡的数据》,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 年第 3 期。

[4] 柯忠义:《城镇化与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载于《城市问题》2017 年第 2 期。

[5] 李春生、王亚星 《城镇化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载于《广东农业科学》2018 年第 5 期。

[6] 刘宛晨、胡永翔 《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 PVAR 模型》,载于《商业经济研究》2015 年第 20 期。

[7] 潘明清、高文亮 《我国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检验和分析》,载于《宏观经济研究》2014 年第 1 期。

[8] 宋丽敏 《城镇化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吗? ——基于 1998~2014 年 30 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载于《经济问题探索》2017 年第 8 期。

(下转第 92 页)

- [6] 何杨、王文静 《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国际比较与优化》，载于《税务研究》2016年第3期，第90~94页。
- [7] 姜明耀 《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行业税负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载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1~16页。
- [8] 寇恩惠、刘柏惠 《增值税税率设计的国际借鉴与实现路径》，载于《税务研究》2016年第11期，第23~28页。
- [9] 梁季 《我国增值税税率简并：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对接、改革设想与路径分析》，载于《财政研究》2014年第9期，第8~14页。
- [10] 梁俊娇、李想、王怡璞 《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的设想、测算与分析——基于投入产出表分析法》，载于《税务研究》2018年第10期，第45~52页。
- [11] 谭郁森、朱为群 《增值税改革的税率选择》，载于《税务研究》2013年第1期，第51~54页。
- [12] 唐东会 《全面“营改增”后行业税负变动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模拟测算》，载于《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35~44页。
- [13] 汪冲 《增值税“扩围”、单一税率改进与效率得益》，载于《税务与经济》2011年第3期，第81~87页。
- [14] 王琦 《完善我国增值税税率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 [15] Pellechio, A. J. and Hill, C., “Equivalence of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added tax base: Application in Zambia”, *Zambian Economic Policy Resources*, 1996, (6).

(上接第67页)

- [9] 王青、张广柱 《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比较——基于SDA分析技术》，载于《商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20期。
- [10] 吴瑾 《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载于《经济问题探索》2017年第12期。
- [11] 肖忠意 《城镇化、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及结构的影响》，载于《统计与决策》2015年第6期。
- [12] 徐德云 《产业结构升级形态决定、测度的一个理论解释及验证》，载于《财政研究》2008年第1期。
- [13] 赵晷湘 《指导我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理论——评尹世杰著〈消费与产业结构研究〉》，载于《消费经济》2011年第4期。
- [14] Ha, Jiming, “Prospect of World Economy and China’s Urbanization”, *China Economy Watch*, 2012, (32).
- [15] Kalecki, M., *Selec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ist and the Mixe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16] Kolko, J.,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and Coagglome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Edward L. Glaeser eds.,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17] Pesaran, H. Hashem and Shin, Yongcheol,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in linear multivariate models”, *Economics Letters*, 1998, 58 (1).